

他并不专搞文学。无论他的履历、现职和专长，我们都难以发现文学的“影子”——法学学士、政治学硕士、哲学博士、社会学教授、社会学家。

然而他却有文学的“细胞”与“灵感”，两部最有“自己存在”的散文集《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为他赢得了声誉，使他足以独树一帜地跻身文学界而毫无愧色。

他是应该自豪的：一支生花妙笔，将剑桥、海德堡两所著名学府，两个独具风情的城市，如书卷般展示在读者眼前，那么动人，那么令人恋慕，那么令人心驰神往：

去探望剑桥是不可太匆忙的，在匆忙中你不会捕捉到她那份文静，那份女性的柔情。去看剑桥，除了夕阳钟声里，最好是晨星的冷雾中。在清晨，你可以瞥见她睡梦中醒来的、端庄的娇态，若有若无的少女的神秘笑靥；到黄昏时分，她又是婀娜端庄的贵妇人了！最醉人的是在微风中她伴着垂柳婆娑起舞的美姿，永远是那样的徐缓，那样的有韵律，那样的亲切的招呼！

雾里，在剑河桥头倚凭，在三一巷中踟蹰，或是在克莱西学院的庭前小站，所见到的垂柳残枝，楼台榭阁，若隐若现，都在虚无缥缈之间，尤其是雾里摇曳的烛光，雾中飘来的钟声，真会使人有天



上人间之感。雾里的剑桥，也许不真，却是美的神秘。

——《剑桥语丝》

从一棵还挂着稀落星散的红叶树中，向下远眺，海德堡古城千百年间凝聚成群的红屋顶在阳光下闪耀下，愈加红得令人心动了。秋的太阳原来是可以这样妩媚的，也难怪十一月后总是千呼万唤始露面了。坐在阳光洒落的石椅上，静静地看古老的海城，真是越看越醉，又岂止是“相看两不厌”？！

——《海德堡语丝》

读着这些充满情感意趣的散文诗般的描述文字，你能不怦然

心动吗？你能不深受感染吗？垂柳、钟声、楼榭……一切都是那么迷人、那么令人心醉，仿佛作者正带着我们徜徉在剑桥河畔，漫步在海城道上……

是什么促使作者写出了如此撩拨心弦的文字？是情，是一股充盈于作者内心的激情。诚如作者自己所说：“语丝”是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它是感情的露洩，是历史的探寻，是社会学的分析，更是诗的冲动与联想。是的，正是这种“诗的冲动”，驱使作者渴望捕捉有形剑桥之外的雾的剑桥、古典的剑桥、历史的剑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充满古趣的剑桥；渴

情寄“语丝”

徐志啸

学、学术，以及校园建筑等的介绍与评价，使人们通过这些文字，具体地了解两所学府，从而真切感受作者的激情之源。

两部《语丝》令人激动的情结，不光在作者对两所大学秀美景致、优秀传统文化的描述与介绍，更有作者身处海外，却仍心系神州的真挚情感的流露，这使我们分明看到了一颗拳拳爱国之心的跳动。“最妙的是我写的都是德国的所见所思，但墨脱之时，总不知不觉会联想起万里外的故国神州。有时，连自己都不知笔下多少写的是中国。中国越远，就越会想起中国，山水的中国！”“神州之情，最难忘情是山水。”

当然，作者毕竟是位学者，他有徐志摩一般诗的冲动与激情，更有一个学者的深沉思考与理性观察。他的笔下，如诗如画、充满书香的大都城剑桥，乃是具有变中不变的永恒精神的圣地——传统中始终有变动，变动中又强劲地维系着传统：从传统中走来，又没有与传统隔绝；科学精神是求真，艺术精神是求美——这些是剑桥的魔力，是她之所以培育出牛顿、达尔文、密尔顿等灵秀人物的奥秘所在，是科学与艺术羽化的神灵凝聚。相比之下，两部《语丝》，“剑桥”的抒情味更浓些，丰富的情感中透出深远的哲理；“海德堡”的客观叙述更多些，引人入胜的描述里渗入了理性的学养。由于职业与专业的因素，在抒情、叙述当中，作者将较多的篇幅给予了对两所学府历史、传统、教

正因为，作者特意在《海德堡语丝》的末尾附录了专记神州之行的《最难忘情是山水》一文，表露了自己思念中国之情、难忘中国之心。

两部《语丝》自然催萌了我们的心，我们仿佛跟着作者神游了欧洲两所著名的学府、两座别具情趣的城市。掩卷而思，我们似乎真的来到了剑桥和海德堡，伴着那充满新绿的山光水色，回味着那富有诗情画意的佳境美景，那么的惹人春心，那么的令人心驰神往。

读者可能会问，两部《语丝》的作者是谁？——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著名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

在书籍泛滥的时代，有些书看一遍也许足够了，但有的书阅读多遍仍不肯释手。笔者由于参与某项课题研究的缘故，对美国著名制度经济学家托斯丹·邦德·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研读了多遍，但使我多次捧读此书的原因，并不完全是为了完成上述学术任务，而是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主流思想互不相容、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冷战时期，中西方经济思想史上褒贬不一的经济学家确为数不少，譬如哈耶克被社会主义阵营的学者视为捍卫自由思想的勇士，被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专家讥讽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叛逆，这种评价上的巨大反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个阵营政治对抗的需要。但在经济学发展史上遭到两个敌对阵营同时诟病的经济学家却寥寥无几，而凡勃伦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凡勃伦作为制度经济学肇始者似乎已成定论，但以笔者之见，如果用意识形态审视“制度”一词，那么，将凡勃伦看作“制度经济学”创始人，可能有些牵强。诚然，凡勃伦一直主张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也必须是人类经济活动所赖以实现的各种制度。但在凡勃伦的学术体系里，制度是由思想和习惯涵育而成的，而思想和习惯则源于人类的本能，这种本能又被凡勃伦分为三方面：父母天赋、工作本能、个人好奇心。有鉴于此，凡勃伦关于经济的分析和阐述，从表象上看是针对各种制度，而究其实质则是对人的本性的阐释和对人的本能的抉发，质而言之就是对人性的勘测与解剖。而这种基于人性的经济分析却不是凡勃伦的首创与专利，当初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理性揭示，就是以“人是自利的动物”这一人性论的核心观点为立论基础的。

在《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一书中，凡勃伦以似乎来自西方世界的彻底超脱的眼光，真正给东方世界的人类生动地描绘了一个诡异滑稽的

社会。依照凡勃伦的观点，人性视角下的当代人与他们未进入文明界域的祖先相比，在本质上并无差别，而只存在形式上的不同。这种人性就是：期望借助掠夺手段无偿占有别人财富，而不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种人性在野蛮社会中的表现就是：哪个人哪个群体越强悍，征战的土地越大，杀戮的对手越多，抢劫的财物越丰厚，哪个人哪个群体就越容易获得人们的尊敬，而掠夺者也志得意满地在其营帐上高悬战利品以示其坚强和勇武。在凡勃伦看来，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人性中这一丑恶因素依旧没有根除：有闲阶级在精神上仍然传承着古老的打劫方式，并对非直接劳动掠夺来的大量金钱进行挥霍且对这种残忍的掠夺方式加

超越与尴尬

——读凡勃伦《有闲阶级论》

刘金祥



《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美] 托斯丹·邦德·凡勃伦著 李风华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以炫耀。相形之下，依靠纯粹的劳动付出获取财富却成了一种耻辱，而且社会是不可能给单纯出卖体力劳动的人以相应报酬的。但人们尽可放心的是，这样一个与文明完全相悖的社会是不会爆发革命的，因为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无论是雇佣工人还是资本家，都渴望通过盘剥他人以告别体力劳动这种“耻辱”，都渴望通过不劳而获地取得巨额财产来比奢华。所以，处于社会底层的草根只要有哪怕是最可怜的生存条件，也会趋之若鹜地向富商巨贾们学习效仿；他们日夜思考如何膜拜有闲阶级，如何成为有闲阶级，而绝不是整天惦记着进行暴力革命。也就是说，无论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都没有摆脱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罪恶基因和恶劣人性，这也许就是人性的宿命，也是整个人类的悲剧。

凡勃伦的上述思想观点被现实社会所不容，他始终恪守的中立的永恒的人性论，使得他的思想观点同时受到来自左右两翼的批驳和攻击，尤其是有闲阶级不会给凡勃伦思想以任何传播的机会和渠道，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上，还没出现过任何一部书比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更加尖锐、辛辣地揶揄和讽刺贵族们的生活，所以，西方有闲阶级攻击凡勃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那么，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又是如何看待凡勃伦的呢？他们不仅没有将凡勃伦吸收进自己的队伍，相反倒认为凡勃伦是个比堂而皇之的资产阶级更恐怖更可恶的隐蔽的敌人。凡勃伦成为两面不讨好的争议性人物，成为中西方两大阵营

竟相攻击的对象。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化思想观念的冷战年代里，凡勃伦及其理论学说无疑是个个案。

事实上，无论是褒贬不一的哈耶克，还是腹背受敌的凡勃伦，我们的困惑和疑虑并不在于中西方的当代学者对他们的思想作了什么评价，而在于怎样解释会出现这样的评价，特别是怎样理解这样的评价竟然出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中就曾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一门历史科学。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也提出政治经济学是对历史负责的一门学科。假若这种观点有其科学性，那么评价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及其学术观点，究其根本就是对历史的评判和裁断。克罗齐和汤因比两位思想巨匠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学术声誉不亚于汤因比的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得更加直白贴切：一切宏观历史都是自传。所以，评价具有历史科学属性的政治经济学，如同评价历史本身一样，结论的不同所反映的无非是同一时代不同阶层的人和不同时代同一阶层的人生存状况的不同而已。科学发展基本规律与内在逻辑提醒我们，学术研究摒弃这样一种现象：某个学者的评价非常正确而其他学者的评价极为错误，因为不同结论的出现均是出于同一原因——所提出的问题迥然有别，所给出的答案自然大相径庭，但历史的真相始终只有一种也只能有一种。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哪种语境下的凡勃伦都是同一个凡勃伦，绝不会因为评价的分歧和结论的差异而出现两个或若干个凡勃伦。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以人性论为基石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时，只是考虑到那个历史阶段无产者对有产者的激烈抗争并试图使自己的理论学说超越这种激烈抗争，但他并未充分地意识到这种激烈抗争的尖锐性、残酷性和不可调和性，更没有意识到这种尖锐性、残酷性和不可调和性，最终会将他的理论学说推向如此难堪、如此尴尬的境地。